孔子論語年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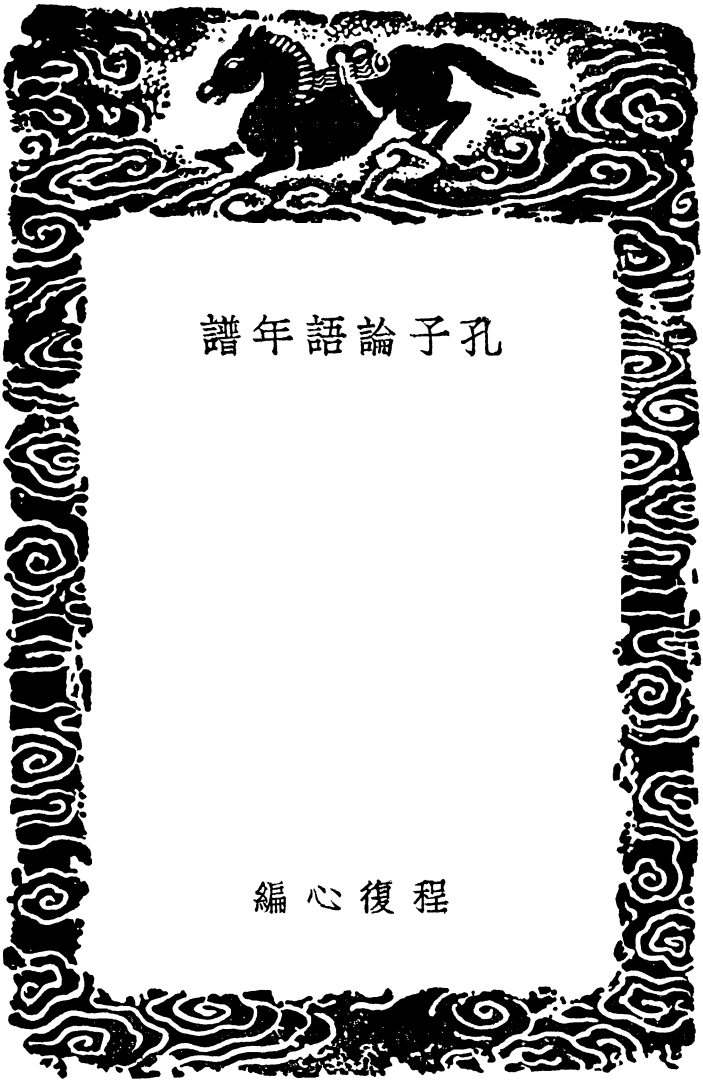
孟子年譜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孔子論語年譜

程復心編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孔子論語年譜

元　星源程復心子見編

嘗考得論語中十五志學一章。迺孔子自序一生年譜。都是實心實理。實事實話。節節可按。年歲歷歷而明其言。去夢奠不遠。蓋作春秋後語也。嬉戲陳俎豆。即是志學。不待十五。十五以往。聞禮問官。即是博學無方之學。三十以往。從昭公出亡。留齊七年。不仕齊魯。此立之大節。四十以往。儒道修明。不惑於老楊晏墨。見行可仕。不惑於季平陽貨。此不惑之大節。五十以往。當學易之年。攝相用魯。魯國大治。女樂去魯。席不暇煖。富貴貧賤。夷狄患難。畢聚十年之間。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此知天命之大節。六十以往。自衛反魯。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詩三百篇。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此耳順之大節。七十以往。九月而成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此從心不逾矩之大節。按之載籍。記事記言。表裏互見。即事即理。歲月昭如。謹次孔子論語年譜於左。

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己酉日庚子。孔子生於魯國之昌平鄉鄹邑。父叔梁紇。爲鄹邑大夫。母顏氏。孔子名邱。字仲尼。生而父卒。六歲爲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羣兒化效。相與揖讓。名聞列國。是歲。顏路曾點生。明年。孔子七歲。晏平仲治兗東阿。設鄉學。孔子居近。往入其學。是歲。冉耕生。明年。孔子九歲。見季札觀樂於魯。是歲。卜仲由生。越二年。孔子十一歲。才過平仲。鄭曫明欲毀鄉校。子產不毀。孔子聞

之曰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是歲漆雕開生越三年孔子十五歲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無不習而通其藝遂志於大學之道是歲閔損生孔子適魯聞孟仲之子殺豎牛於蠶室之外乃憮然而論之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爲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越二年孔子十七歲適周訪禮於老子魯大夫孟釐子誡其嗣懿子及南宮敬叔曰孔丘聖人之後年少好禮其達者與吾卽沒若必師之越二年孔子十九歲娶宋幵官氏明年二十歲爲魯委吏料量平曰會計當而已矣是歲生子昭公以二鯉魚賜之因榮君貺名鯉字伯魚明年孔子二十一歲爲乘田畜蕃息曰牛羊茁壯長而已矣魯人獵較孔子亦獵較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釣而不綱弋不射宿入助祭周公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鄹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明年孔子二十二歲之宋之杞求文獻不足已而反魯孔子身長九尺六寸人皆謂之長人而異之始教於闕里顏路曾點琴張之徒往受學焉講肆近於馬隊明年孔子二十四歲母卒合葬於防明年孔子二十六歲母喪既祥五日彈琴而不成聲十日而成笙歌明年孔子二十七歲鄶子來朝孔子見而問官既而告人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是歲孔子適宋適杞適鄭兄事子產時子產裨諶謀子仕鄭定公善交鄰固國孔子稱之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明年孔子二十八歲之郯見郯子而問禮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時有見程子於塗傾蓋而語之事明年孔子二十九歲適晉學琴於師襄習其志而見文王操焉師襄避席再拜曰吾子聖人也是歲冉雍冉求

生。明年。孔子三十歲。適周。問禮於老聃。因適衞。過秦境界不入。反魯。是歲。齊景公適魯。使晏嬰迎孔子。與語說琴張將弔宗魯。孔子正之。子產卒。孔子悲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其養民也惠。其使民也義。明年。孔子三十一歲。景公遣使聘孔子。子遂適齊。景公欲以廩邱之邑爲養辭。反魯。道始尊。弟子信從者衆。是歲。高柴生。明年。孔子三十二歲。在魯設教。衞端木賜生。明年。孔子三十三歲。適齊。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將殺之。子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時居於外館。景公造焉。周使至。言先王廟災。公曰。何王之廟。曰。釐王之廟也。既而使報釐王廟災。公驚曰。善乎。聖人之智。過人遠矣。明年。孔子三十四歲。孟釐子卒。孟懿子嗣。與南公敬叔師孔子。學禮。南宮敬叔請於魯昭公。與孔子車一乘。馬二匹。豎子侍御。與敬叔同至周。問禮於老聃。訪樂於萇宏。歷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則。察廟朝之度。於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聖。與周之所以興也。觀明堂四門之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各有善惡之狀。興廢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望之。謂從者曰。此周公之所以盛也。既而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又入后稷之廟堂。右階之前。有金人三緘其口。而銘其背。孔子既讀斯文。顧謂弟子曰。行身如此。豈以口過慮哉。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周使伯常騫問道孔子。語以四戒。去周。老子送子曰。當今之世。聰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譏議人者也。博辨廣大。而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者也。孔子曰。敬奉教。他日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默而識之。學而不厭。何有於我哉。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

憂也。他日又曰。道不同。不相爲謀。時齊晏嬰、墨學也。宋墨翟爲非儒非樂之說。以詆孔子。老氏之徒楊朱。亦爲論非孔子。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自周反魯。道彌尊。弟子日進。秦商仲由、閔損、冉耕之徒、咸受學焉。南容三復白圭。孔子謂邦有道。不廢。邦無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四教。文行忠信。雅言、詩書執禮。罕言利。命與仁。不語怪力亂神。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明年。孔子三十五歲。季平子僭。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又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不能以禮讓爲國。如禮何。昭公告子家駒曰。季氏爲無道。僭於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曰。設兩觀。乘大輅。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季氏得民眾。君無多辱焉。昭公不從。季平子與邱昭伯以鬬鷄故。得罪昭公。公帥師擊平子。平子與孟孫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公師敗。奔齊。時公居於長府。欲逐殺季平子。以及於難。先是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至是公奔齊。魯亂。孔子適齊。爲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景公取魯之鄆邑以居昭公。孔子三十六歲。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是歲。樊須生。明年。孔子三十七歲。歸魯。見延陵季子。葬子。以爲合禮。復適齊。明年。孔子三十八歲。顏淵生。孔子三十九歲。四十歲。四十一歲。四十二歲。皆在齊。留七年。齊人高柴、公冶長、從游。孔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景公問政。子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信如君不君。臣

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景公將以尼谿之田封孔子晏嬰沮之曰孔子儒者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異日景公止孔子曰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又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遂接淅而行反於魯是年昭公薨於乾侯定公立孔子在齊時往觀呂梁之水因而至吳又遊越時吳闔閭伐越墮會稽得骨節專車吳使問孔子孔子答以防風氏之骨吳客曰善哉聖人是歲公西赤生明年孔子四十三歲定公元年季平子強僭陽貨專政孔子不仕退修詩書禮樂以教弟子弟子彌眾生自遠方莫不受業如衞人端木賜秦人石作蜀陳人公良孺蔡人漆雕開以及商瞿梁鱣巫馬施冉雍冉求皆及門遷入洙泗設教杏壇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矣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孔子瞰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諸塗謂孔子曰來予與爾言曰懷其寶而迷其邦可謂仁乎曰不可好從事而亟失時可謂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孔子曰諾吾將仕矣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是歲適陳有若生明年孔子四十四歲在魯衞卜商生孔子四十五歲在魯吳言偃生孔子四十六歲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顧謂弟子曰試注水焉乃注之水中則正滿則覆夫子喟然嘆曰夫物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語魯太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明年孔子四十七歲季平子卒陽貨囚季桓子與盟而釋之時公山

弗擾爲費宰侯犯爲邸宰皆倚陽貨各以邑叛弗擾召孔子子欲往子路不說子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然亦卒不行季桓子立孔子爲中都宰陽虎將以君之璠璵斂乎子贈以珠玉孔子聞之歷級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寶玉是猶曝屍於中原也乃止桓子穿井得土缶中有物問孔子曰得狗子子曰以邱所聞羊也木石之怪夔罔閬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羵羊齊有一足之鳥飛集於公朝舒翅而跳景公大怪之使使聘魯問孔子曰此鳥名商羊水祥也昔兒童有屈一脚振肩而跳其謠曰天將大雨商羊鼓舞今齊有之其應至矣急告民趨治溝渠修隄防頃之大霖雨水溢泛諸國傷害人民齊有備不敗景公曰聖人之言信而有徵矣是歲曾參生邾隱公朏卽位將冠使大夫因仲孫問禮於孔子孔子告以如世子之冠有冠頌是歲孔子始讀易曰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明年孔子四十八歲爲中都宰制爲養生送死之節强弱異任長幼異食五十異糗六十宿肉七十貳膳八十常珍九十飲食不離寢膳飲從遊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路不拾遺器不雕僞市不貳價四寸之棺三寸之槨因邱陵爲墳庶人懸棺不封不樹行之一年而四方則之公謂孔子曰學子此法以治魯國何如孔子曰雖天下可也何但魯國哉曰齊一變至于魯魯一變至於道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是歲顓孫師生明年孔子四十九歲進位司空別山林川澤邱陵墳衍原隰五土之性使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先是季平子葬昭公於墓道之南孔子溝而合諸墓焉謂桓子曰貶君以彰己罪非禮也今合之所以揜夫子之不臣是歲陽貨竊魯寶玉大弓入讙陽關以叛不齊生明年孔子五十歲由司空爲

司寇。國人謗之曰。麛裘而韠投之無戾。韠之麛裘。投之無郵。既而設法不用。無奸民。定公問。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對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定公問一言而可以興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如知爲君之難也。不幾乎一言而興邦乎。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衆。吾從下。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闇闇如也。君在。踧踖如也。與與如也。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屛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寢衣。長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喪。無所不佩。非帷裳。必殺之。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月。必朝服而朝。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唯酒無量。不及亂。沽酒市脯不食。不撤薑食。不多食。祭於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席不正不坐。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孔子與於蜡賓。既游於觀之上。言偃侍。喟然嘆曰。夫魯之郊與禘。皆非禮。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天子之事守也。天子以杞宋二王之後。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子同是禮也。又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是歲。冉孺、曹卹、伯虔、顏高生。明年。孔子五十一歲。當周敬王十九年。魯定公九年。爲魯大司寇。攝行相事。與聞國政。七日而誅亂政大夫少正卯於兩觀之下。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時有父子訟者。夫子同拘執之。三日不別。其父請止。孔子赦之。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是歲。閔

子鴽爲費宰問政於是孔子有執轡之論孔子通問於高昭子於是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時原思爲孔子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是歲陽貨奔齊齊將執之逃奔晉歸寶玉大弓於魯孔子五十二歲爲大司寇攝行相事魯有販羊者沈猶氏常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愼氏妻淫不制愼潰氏奢侈踰法鬻六畜者飾僞以儲價及是則沈猶氏不敢飲羊公愼氏出其妻愼潰氏越境而徙三月鬻牛馬者不豫價賣羔豚者不加飾男女別途耕者遜畔行者遜路道不拾遺男尚中正女尚柔順四方客至如歸國人誦之曰裒衣章甫實獲我所章甫裒衣惠我無私先是齊魯侵伐無甯歲孔子用魯於是春及齊平夏齊景公會魯定公于夾谷孔子相黎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詳於德爲愆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子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子謂梁邱據曰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是歲好會成孔子聘於齊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享禮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既聘返魯明

年。孔子五十三歲。齊晏子卒。孔子遣代弔。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是歲。孔子學易。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明年。孔子五十四歲。行乎季孫三月不違。於是言於定公曰。臣聞家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古之制也。今三家過制。請損之。使仲由爲季氏宰。將墮三都。於是叔孫氏墮郈。季氏將墮費。公山不狃、叔孫輒帥費人以襲魯。公與三子入於季氏之宮。登武子之臺。費人攻之。弗克入及公側。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不狃、輒奔齊。遂墮費。將墮成。公斂處父謂孟孫墮成。齊人必至於北門。無成。是無孟氏也。子僞不知。我將不墮。公圍成。弗克。孔子薦閔子爲上卿。不用。齊犁鉏計沮孔子曰。鄰國有聖人。己國之憂也。歸魯女樂。桓子受之。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不稅冕而行。爲雉噫之歌曰。山梁雌雉。時哉時哉。色斯舉矣。翔而後集。子路共之。三嗅而作。於是大師摯適齊。亞飯干適楚。三飯繚適蔡。四飯缺適秦。鼓方叔入於河。播鼗武入於漢。少師陽、擊磬襄、入於海。是歲。叔仲會生。明年。孔子五十五歲。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不果行。於是子適衞。冉有僕。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至儀。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衞靈公聞孔子至。喜而郊迎。孔子至衞。主於子路妻兄顏濁鄒家。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衞人亦致粟六萬。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衞卿可得也。

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竟不主彌子。居頃之。或譖孔子於衞靈公。靈公使公孫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獲罪焉。是時衞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甯媚於竈。何謂也。子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居十月。去衞適曹。至宋。明年。孔子五十六歲。自宋適陳。過匡。陽虎嘗暴於匡。孔子狀類陽虎。匡人拘焉。五日。弟子懼。子路怒。奮戟將與之戰。孔子止之。使子路彈琴而歌。孔子和之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曲三終。匡人解甲而去。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是時。孔子使從者爲甯武子臣於衞。然後得去。他日。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明年。孔子五十七歲。自匡過蒲。月餘。反衞。主蘧伯玉家。時公叔文子爲大令尹。治嚴而家富。孔子問於公明賈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乎。公明賈對曰。以告者過也。夫子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樂然後笑。人不厭其笑。義然後取。人不厭其取。子曰。其然。豈其然乎。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僕與文子同升諸公。子聞之曰。可以爲文矣。子謂衞公子荊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衞靈公夫人南子。宋女也。有淫行。逐世子蒯聵出奔宋。使人求見孔子。孔子辭謝。不得已而見之。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邦君之妻。君稱之曰夫人。夫人自稱曰小童。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居衞月餘。靈公與南子同車。宦者雍渠參乘。出。使孔子爲次乘。招搖市過之。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醜之。他日。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又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

朝之美。則難乎免于今之世矣。去衞。過曹。曹伯陽不答。去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是時。孔子不悅於魯。衞。遭宋司馬桓魋將要而殺之。伐其樹。孔子微服而過宋。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時桓與弟子頎。子車。同惡。將爲亂。魋弟司馬牛從孔子遊。問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訒。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司馬牛憂曰。人皆有兄弟。我獨亡。子夏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無兄弟也。孔子自宋適鄭。弟子相失。獨立鄭東門外。鄭人姑布子卿謂子貢曰。東門有人焉。其長九尺六寸。河目龍顙。具頭似堯。其頂似皐陶。其肩類子產。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纍纍然似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子曰。形狀末也。而似喪家之狗。然哉。去鄭適陳。是歲。魯定公薨。哀公立。明年。孔子五十八歲。歲當隕。至陳。主於司城貞子。時爲陳侯周臣。陳侯賓之上館。時有隼鳥集於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砮。其長尺有咫。陳侯問焉。孔子曰。隼之來遠矣。此肅愼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肅愼氏貢楛矢。以分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公使人求得之故府。金櫝如之。陳侯就孔子燕。遊行路之人云。魯司鐸災及宗廟。以告孔子。孔子曰。其桓僖之廟乎。桓僖之親盡矣。功德不足。以存其廟而不毀。是以天災加之。三日。魯使至。問焉。則桓僖也。陳侯謂子貢曰。吾乃今知聖人之可貴。子貢曰。君今知之。可以未若專其道而行其化之善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乎。君取於吳爲同姓。謂之吳孟子。君而知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歲。子貢始用於魯。孔子在陳。聞定公薨訃。反魯而弔。居魯。與弟子講學。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

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曰回雖不敏請事斯語矣記曰顏淵十八天下歸仁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仲弓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顏淵、李路、侍有盍各言爾志之問子路、顏淵、以次對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子路曾晳冉有公西華侍坐有知爾何以之對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孟武伯師事孔子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時有樊遲從遊問知問仁之答蘧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與之坐而問焉夫子何爲對曰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齊大夫子高適魯見孔子曰今而後知泰山之爲高海淵之爲大也是歲吳王夫差敗越於夫椒報攜李也明年孔子五十九歲自魯將適晉晉趙簡子攻范中行氏伐中牟趙氏家臣佛肸爲中牟宰以中牟畔召子欲往子路曰由聞諸夫子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淄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終亦不果往復適陳會陳湣公初立晉楚爭强更伐陳及吳夫差侵陳陳常被寇孔子去陳過蒲會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有公良孺者以私車五乘從孔子其爲人長賢有勇力謂曰吾昔從遇難於匡今又遇難於此命也已吾與夫子再罹難甯鬬而死鬬甚疾蒲人懼謂孔子曰苟毋適衞吾出子與之盟出孔子東門孔子遂適衞子貢曰盟可負耶孔子曰要盟也神不聽至衞衞靈公問曰蒲可伐乎孔子曰可其男子有死之志婦人有保西河之志吾所伐者不過四五人公曰善然不伐蒲時靈公在位四十二年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嘆曰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

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問焉子曰。竇鳴犢、舜華。晉之賢大夫也。趙氏未得志之時。須此二人而後從政。得志而殺之。君子惡傷其類也。鳥獸之於不義。尚知避之。況於人乎。乃還息於陬。作陬操以哀之。而反乎衞。復主遽伯玉家。初伯玉以史魚薦仕。時已不仕。孔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君子哉遽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靈公問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蜚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衞人從後削其跡。復如陳。是歲衞靈公卒。立孫輒。是爲衞出公。趙鞅內太子蒯聵於戚。陽虎使太子絻八人衰絰。僞自衞迎者。哭而入。遂居焉。冉有問於子貢曰。夫子爲衞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明年。孔子六十歲。齊助衞圍戚。以蒯聵在故也。孔子在陳時。被兵久。孔子無上下之交。暴露而居於桑落之下。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子路慍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謂子貢曰。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子曰。由知德者鮮矣。陳湣公起陵陽之臺。未畢。數殺人。問孔子曰。周作靈臺。亦殺人乎。對曰。靈臺以子道來。何殺人之有。遂罷。互鄉難與言。童子見。門人惑。子曰。與其進也。子張問行。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子張書諸紳。秋季桓子病。輦而觀魯城。嘆曰。昔此國幾何與矣。以吾獲罪於孔子。故不興也。顧謂其嗣康子曰。我卽死。若必相魯。相魯必召仲尼。後數日。桓子卒。康子代立。欲召孔子。公之魚曰。昔我先君用之不終。爲諸侯笑。今又用之。倘不能終。是再爲諸侯笑。康子曰。則誰

召而可曰召冉求於是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子貢知孔子思歸送冉求因誡曰即用以孔子爲招云明年孔子六十一歲自陳遷於蔡蔡昭公將如吳公孫翩射殺昭公楚侵蔡秋齊景公卒孔子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是歲魯亳社災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明年孔子六十二歲自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近者悅遠者來葉公語孔子曰吾黨之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孔子以葉公可與言在葉日久時宰予爲齊大夫使楚子貢爲楚信陽宰葉公實薦之楚昭王欲以安車象飾遺孔子宰予曰夫子言不離道動不違仁仕而有祿不以爲積不合則去退無咎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臣知夫子無用此車也王曰今而後知夫子之德也於是昭王使使奉金幣聘孔子時昭王渡江有物觸王舟王獲而怪之使使問孔子孔子曰此萍實也惟霸能獲焉子游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曰吾昔之鄭過乎陳之野聞小兒謠曰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甘如密此楚王之應也明年孔子六十三歲自蔡適陳吳伐陳楚救陳昭王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閒使人來聘孔子子貢自信陽至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聖人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留陳

蔡之閒。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相與發徒兵距孔子。不得行。絕糧七日。孔子時愈慷慨講誦。絃歌不衰。召子路、子貢、顏淵而問焉。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奚爲至於此。顏淵以次對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夫子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爲爾宰。使子貢之楚。楚昭王發兵迎孔子。孔子浮海至楚。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孔子既見昭王。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不可曰。王之使諸侯有如子貢者乎。曰無有。王之將帥有如子路者乎。曰無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無有。王之輔相有如顏回者乎。曰無有。楚之祖封於周。號爲子男。今孔子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業。王若用之。則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數千里乎。夫文王在豐。武王在鎬。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使孔邱得據土壤。賢弟子爲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會昭王有疾。不祭河神。孔子曰。楚昭王可謂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昭王尋卒於城父。孔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孔子自楚反蔡。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長沮、桀溺、耦而耕。孔子過。使子路問津焉。長沮曰。夫執輿者爲誰。子路曰。爲孔邱。曰。是魯孔邱與。曰。是也。曰。是知津矣。問於桀溺。桀溺曰。子爲誰。曰。爲仲由。曰。是魯孔邱之徒與。對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誰與易之。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豈若從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輟。子路行以告。夫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羣。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邱不與易也。子路從

而後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問曰子見夫子乎丈人曰四體不勤五穀不分孰爲夫子植其杖而耘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殺鷄爲黍而食之見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行矣子路曰不仕無義長幼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欲潔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孔子自蔡反子路宿於石門晨門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爲之者與明年孔子六十四歲時衞君輒父不得立諸侯數以爲讓而孔子弟子多仕衞於是子路爲蒲宰孔子過蒲有三善之嘆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時子貢爲衞大夫結駟連騎而過原憲於窮巷子路曰衞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賈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孔子在衞出遊於吳題季札墓曰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過舊館人之喪脫驂而贈之子疾病子路請禱子曰有諸子路對曰有之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禱久矣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他日曰魯衞之政兄弟也子擊磬於衞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既而曰鄙哉硜硜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則厲淺則揭子曰果哉莫之難矣夫子擊磬之地在於

朝歌。朝歌城北有殷太師墓。夫子題曰。殷比干墓。微子去之。箕子爲之奴。比干諫而死。子曰。殷有三仁焉。衞孔文子使太叔疾出其妻而以其女妻之。疾誘其初妻之姊爲之立宮。與文子女如二妻之禮。文子怒。將攻之。孔子舍蘧伯玉之家。文子就而訪焉。孔子曰。簠簋之事。則嘗聞學之矣。兵甲之事。未之聞也。退而命駕欲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文子遽自止之曰。圉也豈敢度其私哉。亦防衞國之難也。將止會冉有爲季氏將師。與齊戰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軍旅。學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學之於孔子。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對曰。用之有名。播之有姓。質諸鬼神而無憾。求之至於此道。雖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對曰。欲召之。則無以小人間之。則可矣。康子乃逐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孔子歸魯。孔子之去魯。十有一歲而反乎魯。蓋周敬王三十一年魯哀公六年也。明年。孔子六十五歲。居魯。哀公館焉。公自阼階。孔子賓階。升堂侍立。公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邱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冠章甫之冠。邱聞之也。君子之學也博。其服也鄉。邱未知其爲儒服也。公曰。敢問儒行。孔子曰。略言之則不能終悉言之則留更僕未可以對。哀公命席侍坐。悉陳儒行。公曰。終沒吾世。不敢復以儒爲戲矣。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又問政。對曰。政之急。莫大乎使民富且壽也。公曰。爲之奈何。對曰。省力役。薄賦斂。則民富。崇禮教。遠罪戾。則民壽。君者、舟也。民者、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公曰。吾於是廢山澤之禁。施關市之稅。以惠百姓。又問政。對曰。政在選臣。又問何爲則民服。孔子對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

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又問政對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季康子患盜問于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又問政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季康子問仲由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季子然問仲由冉求可謂大臣與子曰可謂具臣矣曰然則從之者與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子游爲武城宰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莞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時孔子弟子子賤爲單父宰季路冉求仲弓爲季氏宰有若仕於公室樊遲仕孟氏仲弓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又曰雍也可使南面子夏仕爲魯大夫吳與魯會鄫徵百牢吳太宰嚭召康子康子使子貢往子貢對以周禮吳正百牢之徵大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子聞之曰太宰知我乎我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于孔子孔子曰求無乃爾是過與夫顓臾昔者先王以爲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爲季氏遂不果伐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亦不果使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明年孔子六十六歲幷官氏卒期年伯魚猶哭子曰噫其甚也伯魚聞之遂除之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猶能肆諸市朝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由是子路去魯適衛爲孔文子邑宰子羔亦仕衛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

書缺。孔子追述三代之禮於龜蒙鳧嶧洙泗杏壇之間。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知者動。仁者靜。知者樂。仁者壽。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不舍晝夜。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於是討論墳典。刪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凡百二十篇。序其略曰。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曰。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周有大賚。善人自富。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關雎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凡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又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矣。告諸往而知來者。又曰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遂以詩授子貢。子夏。明年。孔子六十七歲。定禮樂。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子張問十世可知也。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又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

云乎哉。又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因歎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師摯去官久。感被樂者無人云。於是明習禮樂者。稱子游、子夏。有若。時宓子賤爲單父宰。彈琴不下堂。而單父治。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闕黨童子叔仲會於孔族。年相比。俱執筆迭侍於夫子。將命出入。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他日語武伯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明年。孔子六十八歲。晚而喜易。作十翼以贊易道。爲上彖、下彖、大象、小象。上繫、下繫、文言、序卦、說卦、雜卦、讀易。韋編三絕。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遂以易授商瞿。子夏亦傳易。至是備王道。成六藝。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皆異能之士也。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如顏濁鄒之徒。頗受業者甚衆。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又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顏淵喟然歎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與。達巷黨人童子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子聞之曰。吾何執。執御乎。執射乎。吾執御矣。牢曰。子云。我不試。故藝。明年。孔子六十九歲。昭夫人孟子卒。孔子往弔。適季氏。不絰。孔子投絰而不拜。子游曰。禮與。孔子曰。主未成服。則弔者不絰。禮也。退而曰。

居上不寬爲下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呼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是歲齊國書帥師伐魯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師不踰溝遲請三刻而踰踰之右師奔孟之反後入以爲殿子曰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冉有用矛於齊師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五月哀公會吳於橐皐吳子使太宰嚭請尋鄫之盟哀公不欲使子貢對使者曰盟所以周信也今曰必尋盟盟可尋也亦可寒也吳從子貢之言不果尋盟衞孔圉既葬謚曰文子貢聞之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孔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是歲孔子之孫伋生伯魚卒伯魚生於昭公九年既長昭公以幣召稱疾不行年五十以哀公十二年卒後數月顏淵卒顏路請子之車以爲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鯉也死有棺而無椁吾不徒行以爲之椁以吾從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他日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於季康子問亦云明年孔子七十歲致仕吉月必朝服而朝先是季康子欲用田賦使冉有訪於仲尼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季孫若欲苟而行之又何訪焉弗聽至是用田賦季氏富於周公冉求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冉子退朝子

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對曰盍徹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侍食於哀公設桃與黍君祭孔子先飯麥而後飯桃君問焉曰黍爲五穀長不聞以賤雪貴一日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明年孔子七十一歲周敬王三十九年魯哀公十四年也春西狩獲麟叔孫氏之車士曰鉏商采薪於大野獲焉於其前左足載以歸叔孫以爲不祥棄之郭外使人告孔子曰有麏而角者何也孔子觀之曰麟也胡爲來哉胡爲來哉反袂拭面涕泣沾襟叔孫聞之然後取之子貢問曰夫子何泣爾孔子曰麟之至爲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哉他日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喟然嘆曰莫吾知也夫子貢曰何爲其莫子知也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與謂柳下惠少連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謂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文莫吾猶人也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又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越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于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

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曰。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蓋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則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於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曰。巧言令色。足恭。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邱明恥之。邱亦恥之。孔子作春秋。九月而成。絕筆於獲麟之一句。因所感以此終也。是時。春秋、孝經既成。孔子與七十二子。向北辰罄折告備於天。有赤虹自天而下。化爲黃玉。其刻文。孔子受而跪讀之。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經。春秋屬商。孝經屬參。子游、子夏、侍側。問孝。竝作孝經時語。是歲。子路在魯。小邾射來奔。季康子命子路要之。子路不許。閔子侍側。閴閴如也。冉有、子貢、侃侃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子樂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齊陳恆欲作亂。憚高國鮑晏。故移其兵以伐魯。孔子謂弟子曰。魯墳墓所處。二三子何爲莫出。子路請出。孔子止之。子張、子石、請行。孔子弗許。子貢請行。孔子許之。子貢一出。存魯。亂齊。破吳。彊晉。而霸越。五國各有變。孔子曰。夫其亂齊存魯。吾之初願。若彊晉以敵吳。使吳亡而越霸者。賜之說也。於是子路復之衛。爲孔文子之子孔悝邑宰。是歲。齊陳成子攻殺宰予於庭。因弒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陳恆弒其君。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

敢不告也。明年孔子七十二歲。孟懿子卒。孔子往弔。冉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是歲伯牛卒。仲弓亦卒。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惟弟子不能學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是歲冬閏十二月。衞蒯聵自戚來攻出公。輒劫孔悝。盟子路結纓而死。出公之難。出公奔魯。孔子聞亂曰。柴也其來乎。由也其死矣。已而果死。夫子哭之中庭曰。噫。天祝予。天祝予。人有弔者而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復醢。明年孔子七十三歲。夏四月。孔子晨作。負手曳杖。逍遙於門而歌曰。泰山其頹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既歌而入。當戶而坐。子貢聞之曰。泰山其頹。則吾將安仰。梁木其壞。吾將安仗。哲人其萎。吾將安放。夫子殆將病也。遂趨而入。夫子歎而言曰。賜。女來何遲。予疇昔夢坐奠於兩楹之閒。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則猶在阼。殷人殯於兩楹之閒。卽與賓主夾之。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而邱也。殷人也。夫明王不興。則天下其孰能宗予。予逮將死矣。遂病。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邱未達。不敢嘗。疾革。哀公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前後寢疾七日而終。時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也。哀公誄曰。昊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榮榮余在疚。於乎哀哉。尼父無自律。子貢曰。公其不沒於魯乎。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一人。非名也。君兩失之矣。既卒。門人疑所服。子貢曰。昔夫子之喪顏回也。若喪其子。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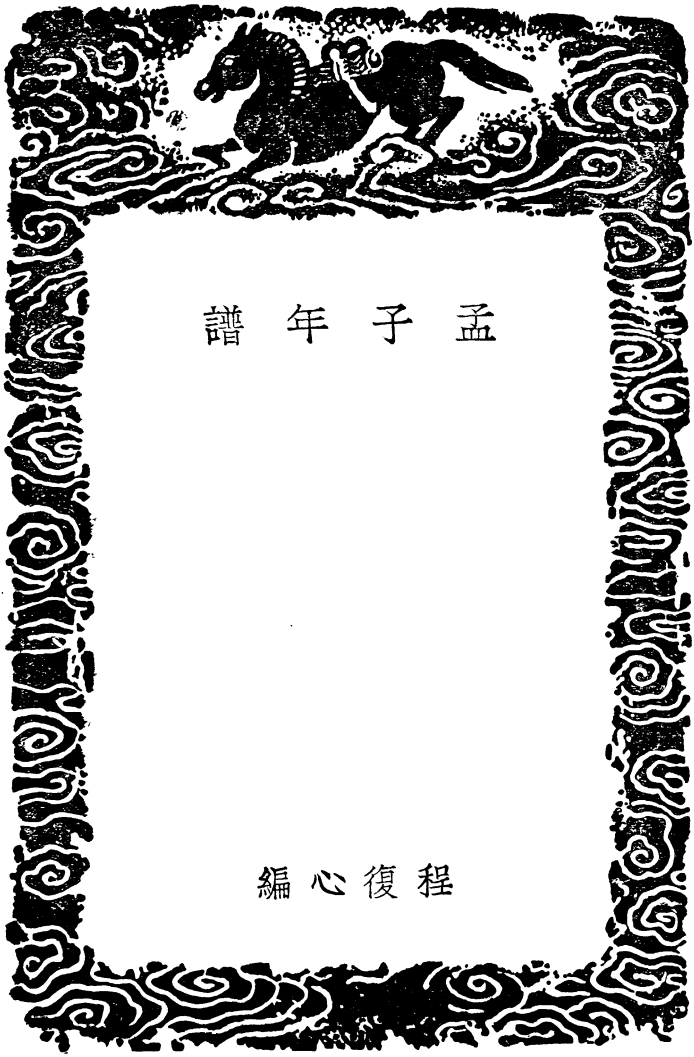
無服。喪子路亦然。余請喪夫子如喪父而無服。於是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由徑。子夏曰。入宜徑可居。出則不徑。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徑。出則否。喪所尊雖徑而出可也。孔子之喪。公西赤掌殯葬。爲之志。兼用三代之禮。所以尊師。且備古也。葬于魯城北泗水上。入地不及泉。而封爲偃斧之形。高四尺。樹以松柏。泗水爲之逆流。弟子多家於墓。行心喪之禮。魯人往從家而家者百有餘室。因名其居曰孔里。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揖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游子張。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衞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貢。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叔孫武叔毀仲尼。子貢曰。無以爲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逾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逾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陳子禽謂子貢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子貢曰。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

於堯舜遠矣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于民亦類也出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于孔子也孟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也金聲也者始條理也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也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孔子沒時子思五歲嘗受業曾子於家廟既長居於衞爲衞侯臣有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子思曰如伋去君誰與守因薦苟變於衞侯在衞緼袍無裏三旬九食田子方遺以狐白裘不受年六十二嘗困於宋作中庸上下二篇以昭明聖祖之德後反於魯爲繆公師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不能安子思乃歸隱教授其徒數百人道卒傳於孟軻年及百餘歲卒子思生白字子上

按孔子生卒年月聚訟多聚訟而仕止久速先後紛糅其孰從而辯之所憑據者左傳公羊穀梁國語家語史記孔子世家及弟子列傳韓詩傳諸書爲最古而近眞然就諸書之中已自齟齬難合若孔氏志先聖本紀祖庭廣記孔庭纂要孔氏世譜孔子圖譜歷聘紀年闕里志其後以至潛氏通紀素王紀事聖門志聖賢冢墓志事蹟圖譜辨等書又其後已浸淫轉寫愈失本來沿流不若尋源披枝會須見本愚必取近古之原文爲主以後來之流傳爲客參其牴牾之故去其擅改之譌如誅少正卯本見家語而朱子疑其不實以至南宮敬叔之請車適周晏子尼谿之沮都宰訶空之治冉有訪田賦子路要盟

之事。後來季本圖讖妄辯。亦因疑爲不實。至其所稱實者。年歲卒見淆譌。作意必意或云云。抑何敢於顚倒無稽也。卽如委吏乘田。明是少賤爲貧之官。見孔氏志。而妄連於司寇之比年。主顏讎由謝彌子主。明是靈公餘桃之日見戰國策。而妄移於衞輒之旣立。小邾要盟。自在獲麟之歲。子路復往仕衞死衞之時。而妄訾左傳爲誣。此圖譜辨之至舛也。至如史家之辭。先經起義。後經終事。幷在一筆。匪云同時。孟釐子屬敬叔、懿子。師孔子。自在釐子不能相禮之年。二子往師孔子。自在及釐子卒之歲。相去遠隔。史記於司職吏之下。卽有由是而司空。已而去魯。斥于齊。逐乎宋衞。困乎陳蔡之間。於是反魯一段。蓋總絜後文。以起義終事之旨。跌宕頓挫。其閒而昧者謂謬記孔子早歲之事。毋乃爲龍門掩口乎。若夫攝相。明是魯哀十二年。而朱子以爲十四。反魯、明是孔子六十四歲。而朱子以爲六十八。此大左也。更有兩事而譌爲一事者。如絕糧、一在陳爲厄上下之交。一在陳、蔡之閒。爲兵拒不得往楚。一學易。在五十之閒。一贊易。在七十之前。而執彼疑此。則紛紜無已矣。若夫子退必修詩書禮樂。一生皆然。記宜數見。刪述之業。老乃畢功。惟春秋則止一番作略耳。愚述論語年譜。就諸書枘鑿矛盾之處。參互會通。辭期無礙。義歸決定。從古什九。從今什一。記傳得論孟而鏡光可交。論孟得記傳而符券可合。所不敢懸虛附會者。惟汎論道德。與評誨及門。至追評昔人往事。如令尹子文、柳下惠、孟公綽、二臧、孫輩。不與孔子同時者。不入年譜。伯魚、子思、諸書顚末。竝不詳闕里志所載孔子閒居。子思再拜請對。及宋大夫樂湖問答語。以至不受魯相事。悉本孔叢子。文不雅馴。不足考據。漢書藝文志。無孔叢子名。蓋贋書也。

今禮記四十九篇而孔叢子云四十九篇明係傳譌藝文志儒家子思子二十三篇又禮家中庸說二篇蓋稱子思子二十三篇實該中庸稱中庸說二篇實該大學今小戴禮記所載中庸第三十一大學第四十二庸在學先現存十三經監本禮記一經中無別出則知中庸上下篇外無子思子小戴記無全曾子書大戴記乃有十篇曾子書手筆意旨與大學懸絕即十目所視三句特標曾子曰便曉非曾子書矣子思生平史無記事茲特本孟子稱述及賈誼新書所載附見孔子蓋孟子自稱私淑諸人本受業於子思之門人猶在見知聞知中也記稱叔梁紇與顏氏野合而生孔子世多疑之按古禮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女子七七四十九陰絕男子八八六十四陽絕過此爲婚不當年者曰野合時叔梁紇年過六十四娶顏氏少女生孔子而尋卒故云又孔子生卒年月諸書竝存疑義以周正建子改朔不改月同於夏正建寅者計之蓋生于周襄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申時其所生八字實已酉乙亥庚子甲申也沒于周敬王四十一年魯哀公十六年壬戌四月己丑日



孟子年譜

程復心編

本館據學海類編
本排印初編各叢
書僅有此本

孟子年譜

元　星源程復心子見編

孟子非編年之書安得以見梁惠王爲應聘第一事其見齊宣王實前乎此矣後乎此而去梁則見齊湣王矣一見曰叟知非復四十不動心之時其不以遊梁始甚明著也如齊卿相則四十不遠時語也梁則何以始梁惠王也孟子一書無非欲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而弗放其良心也以見梁惠王始以不仁梁惠王終以仁義君民之治統爲前序以堯舜湯文孔子見知聞知之道統爲後序此孟子作書之大旨全不因歲月編次故知不自見梁惠王始也藉曰不然滕文公問事齊楚恐齊築薛何以越在前而滕文公爲世子滕定公薨何以越在後也是知孟子之篇義非編年也然則孟子不可編年乎曰論語可編年孟子何不可編年論語編年所以補孔子世家也孟子編年所以補孟子列傳也本太史公世家列傳之記事以證記事本論語孟子之記言以券記事而孔孟之記事履歷思過半矣惟子思中庸史無記事而孔叢子所載語不雅馴無足考據故止附見孔子凡於史記世家列傳及竹書紀年皇極經世韓詩外傳劉向列女傳之外別采他書以裨益孟子履歷者皆謬於是乎本孟子書作孟子編年略

孟子名軻字子車一云字子輿魯三桓孟孫氏之後兗鄒邑人也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卽叔梁紇所治

地爲故鄒城。孟子居。去故鄒城五十里。孟子曰。近聖人居。若此其甚也。生三歲。喪父。其母氏賢。其舍始近墓。孟子少嬉戲。爲墓閒事。踊躍築埋。母曰。此非所以居吾子也。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事。母又曰。非所以居吾子也。遂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此可以居吾子矣。孟子少時誦。其母方織。孟子輟然中止。乃復進。其母知其喧也。呼而問之曰。何爲中止。對曰。有所失。復得。其母引刀裂其織。以此戒之。自是之後。孟子不復喧矣。受業子思之門人。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居鄒。教授弟子。不見諸侯。曰。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樂也。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時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達財者。有答問者。有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曰。教亦多術矣。予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之而已矣。公孫丑曰。不見諸侯。何義。孟子曰。古者不爲臣不見。段干木踰垣而辟之。泄柳閉門而不納。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陽貨欲見孔子。而惡無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陽貨瞰孔子之亡也。而饋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當是時。陽貨先。豈得不見。陳代曰。不見諸侯。宜若小然。今一見之。大則以王。小則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尋。宜若可爲也。孟子曰。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枉尺而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且子過矣。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何義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曰。庶人召之役。則往役。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何也。曰。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欲見賢人而不以其道。猶欲其入而閉之門也。夫義、路也。禮、門也。惟君子能由是路。出

入是門也。周霄問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傳曰。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出疆必載質。公明儀曰。古之人三月無君。則弔三月無君則弔。不以急乎。曰士之失位也。猶諸侯之失國家也。禮曰。諸侯耕助以供粢盛。夫人蠶繅以爲衣服。犧牲不成。粢盛不潔。衣服不備。不敢以祭。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則不敢以宴。亦不足弔乎。出疆必載質。何也。曰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農夫豈爲出疆舍其耒耜哉。曰晉國亦仕國也。未嘗聞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難仕。何也。曰丈夫生而願爲之有室。女子生而願爲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鑽穴隙相窺。逾牆相從。則父母國人皆賤之。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與鑽穴隙之類也。孟子居魯。久之。齊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騶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爲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招孟子。孟子往爲齊宣王客卿。時孟子年四十歲矣。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與。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齕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

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如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鷄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饑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爲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爲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爲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爲阱于國中。民以爲大。不亦宜乎。齊宣王問曰。交鄰國有道乎。孟子對曰。有。惟仁者爲能以大事小。是故湯事葛。文王事昆夷。惟智者爲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句踐事吳。以大事小者。樂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詩云。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王曰。大哉言矣。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對曰。王請無好小勇。夫撫劍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王請

大之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衡行於天下武王恥之此武王之勇也而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惟恐王之不好勇也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王曰賢者亦有此樂乎孟子對曰有人不得則非其上矣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爲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時周顯王三十六年蘇秦說六國爲從親以擯秦秦爲從約長佩六國相印是歲燕文公卒太子立是爲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立十年矣明年宣王因燕喪伐燕齊人伐燕勝之宣王問曰或謂寡人勿取或謂寡人取之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五旬而舉之人力

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對曰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宣王勿聽取燕十城齊仍伐燕取之諸侯將謀救燕宣王曰諸侯多謀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對曰臣聞七十里爲政於天下者湯是也未聞以千里畏人者也天下固畏齊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動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謀於燕衆置君而後去之則猶可及止也于是燕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伐燕以先生之故爲天下笑先生能爲燕得侵地乎蘇秦大慙曰請爲王取之乃見齊宣王再拜俯而慶仰而弔王曰是何慶弔相從之速也蘇秦曰燕雖弱小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强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强秦敵其後以招天下之精兵是食鳥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曰然則奈何蘇秦曰古之善制事者轉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友者也王曰善於是乃歸燕之十城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管仲晏子之功可復許乎孟子曰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曰管仲以其君霸晏子以其君顯管仲晏子猶不足爲與曰以齊王猶反手也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之猶解倒懸也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惟此時爲然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我知言我善養吾

浩然之氣。孟子處齊。有憂色。擁楹而歎。孟母見曰。子擁楹而歎。若有憂色。何也。對曰。輒聞之。君子稱身而正位。不爲苟得而受賞。不貪榮祿。今道不用於齊。願行而母老。是以憂也。孟母曰。婦人之禮。精五飯。羃酒漿。養姑舅。縫衣裳而已。故有閫內之修。而無境外之志。今子、成人也。而我老矣。子行乎子義。吾行乎吾禮。子何憂乎。居亡何。孟母卒於齊。鄒魯邑也。孟子自齊葬於魯。反於齊。止於嬴。充虞請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嚴虞不敢請。今願竊有請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槨無度。中古棺七寸。槨稱之。自天子達於庶人。非直爲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朞之喪。猶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猶或紾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爲之請數月之喪。公孫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日愈於已。謂夫莫之禁而弗爲者也。王子墊問曰。士何事。孟子曰。尚志。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仁由義。大人之事備矣。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託其妻子於其友而之楚遊者。比其反也。則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曰。四境之內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有世臣之謂也。王無親臣矣。昔者所進。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識其不才而舍之。曰。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疏踰戚。可不愼與。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曰。於傳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孟子見齊宣王曰。爲巨室。則必使

工師求大木工師得大木則王喜以爲能勝其任也匠人斲而小之則王怒以爲不勝其任矣夫人幼而學之壯而欲行之王曰姑舍女所學而從我則何如齊宣王問卿孟子曰王何卿之問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貴戚之卿有異姓之卿王曰請問貴戚之卿曰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王勃然變乎色曰王勿異也王問臣臣不敢不以正對王色定然後請問異姓之卿曰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孟子曰禮也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淳于髡曰先名實者爲人也後名實者自爲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於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曰孔子爲魯司寇不用從而祭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不知者以爲爲肉也其知者以爲爲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不欲爲苟去君子之所爲衆人固不識也於是孟子知齊宣王不能用去齊時梁惠王立三十五年矣數敗於軍旅卑禮厚幣以招賢者孟子鄒衍淳于髡皆至梁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

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爲不多矣。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而已。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凶。亦然。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對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至焉。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曰無以異也。曰庖有肥肉。廐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爲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爲民父母也。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越明年。惠王卒。子襄王立。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今夫天下之

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梁惠王既不果所言。見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嗣君又不令於是孟子去梁。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孟子之宋。時宋王偃自立爲王。東敗齊。取五城。南敗楚。取地三百里。西敗魏軍。乃與齊魏爲敵國。萬章問曰。宋小國也。今將行王政。齊楚惡而伐之。則如之何。孟子曰。不行王政云爾。苟行王政。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爲君。齊楚雖大。何畏焉。孟子謂戴不勝曰。子謂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誰與爲不善。在王所者。長幼卑尊。皆非薛居州也。王誰與爲善。一薛居州。獨如宋王何。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今茲未能。請輕之。以待來年。然後已。何如。孟子曰。如知其非義。斯速已矣。何待來年。滕文公爲世子。將之楚。過宋而見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猶可以爲善國。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去宋。過薛。宋餽兼金七十鎰而受。薛餽五十鎰而受。他日適齊。陳臻問焉。孟子曰。當在宋也。予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予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餽之。予何爲不受。薛君田文。齊滅薛。以封少子嬰。嬰傳子文。號孟嘗君。處齊竟先。是孟子居鄒。齊復來聘。季任爲任處守。以幣交。受之而不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滕君之弟彭更問曰。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以傳

食於諸侯不以泰乎孟子曰非其道則一簞食不可受於人如其道則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子以爲泰乎滕定公薨世子謂然友曰昔者孟子嘗與我言於宋於心終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問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鄒問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爲三年之喪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國魯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謂然友曰吾他日未嘗學問好馳馬試劍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盡於大事子爲我問孟子然友復之鄒問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聽於冢宰歠粥而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誠在我五月居廬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謂曰知及至葬四方來觀之顏色之戚哭泣之哀弔者大悅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爲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爲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時齊宣王卒湣王立六年矣初孟子處於平陸儲子爲相以幣交受之而不報至是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屋廬子曰之齊不見儲子爲其爲相與曰非也爲其不成享也屋廬子悅曰儲子得之平陸他日儲子曰王使人瞯夫子果有以異於人乎孟子曰何以異於人哉堯舜與人

同耳孟子爲卿於齊出弔於滕王使蓋大夫王驩爲輔行王驩朝暮見反齊滕之路未嘗與之言行事也公孫丑曰齊卿之位不爲小矣齊滕之路不爲近矣反之而未嘗與言行事何也曰夫既或治之予何言哉公行子有子之喪右師往弔入門有進而與右師言者有就右師之位而與右師言者孟子不與右師言右師不悅曰諸君子皆與驩言孟子獨不與驩言是簡驩也孟子聞之曰禮子敖以我爲簡不亦異乎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曰子來幾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館未定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曰克有罪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是時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千人始孟嘗君列能爲鷄鳴狗盜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入秦秦昭王欲殺之卒得此二人以免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曰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曰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謂食客輩也孟子曰說大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後反其妻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而未嘗有顯者來謂食客輩也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堂高數仞榱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謂齊田嬰、田忌、田文、輩是時齊湣王七年蘇秦死于齊梁襄王卒哀王立初張儀相秦惠王去秦相魏陰令秦伐魏魏與秦戰敗明年秦又來敗魏于觀津秦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儀

說梁王曰。今從者一天下。約爲昆弟。刑白馬以盟洹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尙有爭錢財而欲恃詐僞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王不事秦。梁之亡可立而須也。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臥。國必無憂矣。哀王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而魏復與蘇代約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誑楚懷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使絕齊。懷王遂開關絕約於齊。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與楚邑六里。楚王大怒。於是秦楚搆兵。犀首公孫衍與張儀不善。張儀爲秦之魏。魏王相張儀。犀首以收韓爲功。相魏。張儀去。復相秦。張儀卒。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爲約長。景春曰。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哉。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爲大丈夫乎。以順爲正者。妾婦之道也。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邱。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搆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何必曰利。初。孟子見王於崇。有去志。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曰。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繼而王有師命。不可請去。於是留齊爲卿。不受祿。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弔於東郭氏。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

憂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爲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固將朝也聞王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曰豈謂是與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雖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見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殆不可復孟子曰是爲焉婦也孟子謂蚔鼃曰子之辭靈邱而請士師似也爲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蚔鼃諫於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齊人曰所以爲蚔鼃則善矣所以自爲則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聞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我無官守我無言責也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齊湣王九年燕王噲之六年也噲初立三年屬國於子之子之南面而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皆決於子之三年國大亂將軍市被與太子平謀將攻子之諸將謂齊湣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齊王因令人謂燕太子平曰寡人聞太子之義將廢私而立公飭君臣之義明父子之位寡人之國小不足以爲先後雖然則唯太子

所以令之。太子因要黨聚眾。將軍市被圍公宮。攻子之不克。將軍市被及百姓反攻太子平。將軍市被死以殉。因搆難數月。死者數萬。眾人恫恐。百姓離志。王因命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眾。以伐燕。士卒不戰。城門不閉。燕君噲死。齊大勝。燕子之亡二年。而燕人共立太子平。是爲燕昭王。先是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爲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爲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爲勸之哉。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陳賈曰。王無患焉。賈請見而解之。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過則改之。今之君子。過則順之。豈徒順之。又從爲之辭。匡章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無聞。目無見也。井上有李。螬食實者過半矣。匍匐往將食之。三咽。然後耳有聞。目有見也。孟子曰。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爲巨擘焉。雖然。仲子惡能廉。充仲子之操。則蚓而後可者也。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不受。人皆信之。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與。可哉。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皆稱不孝焉。夫子與之遊。又從而禮貌之。敢問何也。孟子曰。夫章子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爲得罪於父。不

得近出妻屏子終身不養焉其設心以爲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是則章子已矣盆成括仕于齊孟子曰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爲人也小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嘐然歎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王子潛王子法章後潛王走死田單迎立爲襄王者也潛王十年周赧王之元年魯平公之三年也時齊强與秦擊敗楚於邱重又與韓魏共攻秦至函谷軍焉秦昭王使魏冉致帝於齊於是秦昭王爲西帝齊潛王爲東帝蘇代勸齊將伐桀宋孟子致爲臣而歸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爲我言之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爲欲富乎孟子去齊宿於晝有欲爲王留行者坐而言不應隱几而臥客不悅曰弟子齊宿而後敢言夫子臥而不聽請勿復敢見矣曰坐我明語子昔者魯繆公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子爲長者慮而不及子思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不識王之不可以爲湯武則是不明也識其不可然且至則是干澤也千里而見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晝是何濡滯也士則茲不悅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惡知予哉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晝於予心猶以爲速王庶幾改之王如改諸則必反予夫出晝而王不予追也予然後浩然

有歸志。予雖然。豈舍王哉。王由足用爲善。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諫於其君而不受。則怒悻悻然見於其面。去則窮日之力而後宿哉。尹士聞之曰。士誠小人也。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聞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矣。以其數則過矣。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吾何爲不豫哉。孟子去齊。居休。公孫丑問曰。仕而不受祿。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見王。退而有去志。不欲變故不受也。繼而有師命。不可以請。久於齊。非我志也。孟子去齊後。齊去帝復爲王。秦亦爲去帝。君子謂孟子以一去改齊王也。先是。春秋邾子國至七國時。更名爲鄒。名同魯國古鄒邑。孟子自齊歸。道鄒。鄒穆公館焉。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孟子將歸。曹交從遊於孟子。問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有諸。孟子曰。然。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長。食粟而已。如何則可。曰。奚有於是。亦爲之而已矣。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曰。交得見於鄒君。可以假館。願留而受業於門。曰。夫道若大路然。豈難知哉。人病不求耳。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廋

也曰子以是爲竊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也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滕文公問爲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夫世祿滕固行之矣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爲有公田由此觀之雖周亦助也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使畢戰問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將行仁政選擇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是故暴君汙吏必慢其經界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餘夫二十五畝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此其大略也若夫潤澤之則在君與子矣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踵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曰滕君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皐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

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今也南蠻鴃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爲不善變矣。墨者夷之。因徐辟而求見孟子。孟子曰。吾固願見。今吾尚病。病愈。我且往見。夷子不來。他日又求見孟子。孟子曰。吾今則可以見矣。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之。吾聞夷子墨者。墨之治喪也。以薄爲其道也。然而夷子葬其親厚。則是以所賤事親也。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曰。之則以爲愛無差等。施由親始。徐子以告孟子。孟子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蓋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其親死則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嘬之。其顙有泚。睨而不視。夫泚也。非爲人泚。中心達於面目。蓋歸反蘧槤而掩之。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徐子以告夷子。夷子憮然爲閒曰。命之矣。滕文公問曰。滕小國。間於齊楚。事齊乎。事楚乎。孟子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則是可爲也。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吾甚恐。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苟爲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彊爲善而已矣。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則可。孟子對曰。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去邠。逾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爲也。效死勿去。居請擇于斯二者。孟子於是去滕。歸魯。魯欲使愼子爲將軍。孟子曰。一戰勝齊。遂有南陽。然且不可。愼子勃然不悅曰。此則滑釐所不識也。曰。徒取諸彼以與此。然且仁者不爲。況於殺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

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魯欲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寐公孫丑曰樂正子强乎曰否有知慮乎曰否多聞識乎曰否然則奚爲喜而不寐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優於天下而況魯國乎魯平公將出嬖人臧倉者請曰他日君出則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輿已駕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請公曰將見孟子曰何哉君所爲輕身以先于匹夫者以爲賢乎禮義由賢者出而孟子之後喪逾前喪君無見焉公曰諾樂正子入見曰君奚爲不見孟軻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喪逾前喪是以不往見也曰何哉君所謂逾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曰否謂棺槨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謂逾也貧富不同也樂正子見孟子曰克告於君君爲來見也嬖人有臧倉者沮君君是以不果來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公孫丑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曰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甯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孟子生於周烈王四年魯共公五年己酉四月二十卒於周赧王二十六年魯文公六年□□□五日周正建子改朔不

改月也。壽八十四歲。以冬至日終。鄒邑人悲感。遂輟賀正迄茲成俗。二子。孟仲子對齊王使人問疾。孟季子問公都子義內。竝見於書。

按孟子一書。其義之最大者。在正人心。格君心。求放心。不失赤子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平旦鷄鳴。火然泉達。皆所以存仁義之良心也。知性知天。養性事天。皆所以盡仁義之良心也。論語二十篇。要在兩心字。夫子直以從心自許。以其心許顏回。亦止得兩性字。夫子謂性相近。子貢謂夫子言性不可得聞。如是已耳。至子思而言率性。盡性。性誠。性明。早發孟子性善之旨。幾無餘蘊。獨心字止列身意知之中。正心止列格致誠脩之內。其旨專主誠意。而不專主正心。至孟子則橫口所說。橫手所指。上陳君王。下教弟子。無非心者。言性善。卽言根心。言人心。卽言天性。夫子之引而不發者。乃至此一發無遺蘊。略不留待後來。直指人心明心見性之說也。子思之中庸上下二篇。以性命始。以義利終。義利以勿用小人終。似因內聖而及外王。孟子之書上下七篇。以義利始。以性命終。性善以距楊墨。惡鄉原終。似因外王而歸內聖。此作書之全旨。不可以歲月編次論者也。卽如孟子書中。堯、舜、禹、湯、文、武、伊尹、周公、孔子之逸事。辯證極詳。告子、白圭、魯之訓答。反覆必盡。伯夷、柳下惠。以至管仲、晏子、百里奚之品量。可否屢見。未卜論世當在何日。舉屬歲月編次列者也。其非歲月編次不明者。最要在不見諸侯。與見諸侯兩端。或有人問孟子不見諸侯。因何開書便見梁惠王。人無以對。蓋舉世仿讀孟子文。若今日見而明日說不見也。要知孟子不見諸侯。是四十以前居魯教授弟子時事。故相與問答如此。非在齊

梁閒語也。不見諸侯。自本國魯康公、景公、始禮、士居本國。必君先就見。然後往見。異國、君不以禮先。亦不得越境而見。故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庶人不委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皆就本居之國言也。末年魯平公不往見。究亦不見。此謂不見諸侯也。見諸侯自齊宣王始。自四十不動心之年。始見齊宣王。後適梁。見梁惠王。惠王尋卒。見梁襄王。去梁適宋。受宋餽。時值宋王偃滕文公過宋。見孟子。適薛。受薛餽。時值薛孟嘗君。復適齊。見齊湣王。久於齊。去齊。見鄒穆公。之滕。復見滕文公。始歸魯。魯平公欲往見。不果。此孟子往來齊、梁、閒見諸侯事。不見在隱居求志之日。見在行義達道之時。本前後兩截事。曰迫斯可以見。曰古之人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由其道。固可往見也。如是則見不見。乃竝行不悖。其不可不編年者。一史傳本云孟子鄒人。不云那國人。如云子路卞人。曾子武城人。不言魯。明乎卞、武城、鄒、皆魯下邑也。孟子書云。自齊葬於魯。不云葬於鄒。因其時邾國亦改爲鄒。盧混魯鄒邑名。又書中往來齊境。見鄒穆公。時客邾。鄒與然友之鄒。孟子居鄒。異慮鄒國鄒邑。後人失考者。或疑爲一。故葬母大事。特書自齊葬於魯。明魯爲父母之邦也。趙岐註誤云孟子時。邾改爲鄒。後人遂信邾鄒爲一。夫邾、魯、在春秋世敵仇也。三桓孟孫氏居魯。不居邾。明矣。孟子爲孟孫氏後。在春秋時。季孟屢伐邾。安得爲邾人。且邾在兗北青境。鄒在兗南徐境。道里甚遠。安得云近聖人之居。如此其甚。說文云。鄒、孔子鄉。卽叔梁紇所治地。所謂鄒人之子也。孔子所生名故鄒城云。孟子所居五十里以邑。則孔孟皆鄒人。以國則孔孟皆魯人。鄒魯可合孔孟而稱。不可分孔孟而稱。是以

孟子去齊曰致爲臣而歸魯也孟子對齊王稱臣臣爲卿也梁王不稱臣不爲卿也對鄒穆公不稱臣而其語倨曰君之民曰夫民今而後得反之視對滕文公尤不同以此知其爲異邦非本國即如鄒人與楚人戰一語明乎鄒非本國也樂正子語魯平公則曰君奚爲不見孟軻君前臣名也曰後喪逾前喪棺槨衣衾之美專議孟子家事也明乎父母國之義也孟子曰臧氏之子臧氏臧文仲後與孟子同姬姓各氏者也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如孔子云吾舍魯何適深以不遇本國之君老而更無可遇故曰天也魯欲使愼子爲將軍欲使樂正子爲政非居魯而何以遂知也孟子居鄒邑即是居魯明乎父母之邦也書有二鄒爲故邾故鄹之別千古殽譌其不可不編年者二所見諸侯先孟子而卒者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鄒穆公滕文公魯平公書中俱稱謚後孟子而死者齊湣王宋王偃不稱謚止稱王因書中無湣王謚遂混齊兩王爲一王兩伐燕爲一伐燕幸史記列傳世家互載甚明去齊乃適梁去梁復適齊久於齊不久於梁久於湣不久於宣曰此則寡人之罪曰今又棄寡人而歸是王由足用爲善也今又棄云者前後兩去齊也書史參互自見其不可不編年者三滕出自周文王第十四子叔繡之後見春秋者滕侯穀宣公嬰齊孝侯輒昭公元文侯壽成公原悼公甯頃公結隱公虞母再傳戰國有定公文公見孟子俱失名古統世本諸侯之世滕國有考公麇元公宏則文公後也或云周赧王二十九年滕爲宋所滅則去孟子卒三年誤也傳記滕文公卒再傳二十一年滅於宋春秋釋例云滕國春秋後七世爲齊所滅又云滕自叔繡以下至公邱二十一世爲秦所滅互異公邱亡國故無謚也

小國得延至秦幷喪禮井田之效略可見於茲矣不得編年則滕文公爲世子滕定公薨越在後而文公問事齊楚問築薛問不得免越前矣薛在春秋時自薛伯穀至薛惠公凡六傳黃帝之苗裔奚仲後也至戰國爲齊威王所滅以封其少子田嬰嬰傳子田文卽孟嘗君當孟子時滕猶論語之滕薛非論語之薛矣不得編年則在薛受餽不知其爲何人旣云齊人莫如我敬王又云說大人則藐之其言自在更不知大人爲何人矣孟子見梁襄王謂望之不似人君就之不見可畏厥後魏襄之年屢困秦楚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謂其居移氣養移體王子若彼云云有先憂歎羨之意厥後湣王死法章復國爲齊襄王不得編年則不知孟子立湣王朝將以齊王之子爲宣王子則孟子於齊梁二王子何無故軒輊如此也其不可不編年者四孟子編年悉本史記世家列傳參以皇極經世竹書紀年若通鑑所載歲月殺譌殊甚不足憑也孟母三遷斷織諸事不見史記韓詩外傳所載在史記前劉向列女傳所載特詳徵之孟子書自齊葬於魯充虞木若以美之說及臧倉後喪逾前喪之說則賢母在齊歸葬與母氏罔極之思隱躍七篇內矣傳首必稱母氏傳中復述母語非稗說也孟子願學孔子誦詩讀書教授弟子必在博學無方强立不反之日始公孫丑萬章之徒悉自魯而從遊齊梁間者也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所過必傳食所處必館宮齊以雪宮始以授室終滕以上宮館皆師賓之道也其不可不編年者五孟子爲孟孫氏後學者或多疑之愚獨以爲信何也左傳昭公七年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

有達者曰孔邱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茲益共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邱乎我若獲沒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僖子祖獻子爲卿不驕禮賢下士處己若虛士以是多歸之歷相三君五十年魯人謂之社稷臣僖子父莊子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夫子稱其孝爲難能僖子子懿子問孝懿子子武伯又問孝孟氏可爲世有子世知孝矣南宮适亦稱南容卽南宮敬叔也從夫子適周問禮訪樂三復白圭夫子稱其有道不廢無道免於刑戮以兄之子妻之懿子子敬子能事曾子問道竝非魯三桓中所多見季叔二氏獨有季文子叔孫昭子耳當孟僖子時孔子雖以知禮聞年未三十也僖子卽以二子屬師之又作之以獻子則如孟氏者豈非有明德之流亞與其後必有達人不亦宜乎觀孟子書不侵及魯三桓一語獨稱孟獻子百乘之家友德不挾以比於小國費惠公之師子思大國晉平公之尊亥唐上遡堯舜以天下友匹夫其所以述祖德者不亦淵遠哉然則孟子之爲孟孫氏後信也編年以母氏始以仲子季子終孟子書中自齊葬魯對王使人問疾問公都子義內皆著意語略見於句字閒者也若父名激公宜母仇氏妻田氏仲子名澤雜見他書不妄載此其不可不編年者六於戲孟子姬姓夫孔孟固契稷湯文之後夫

程子見先生傳略

程復心字子見婺源人性敏悟敦厚自幼沈潛理學師朱洪範而友胡炳文中年益篤學力行嘗取文公四書集註會黃氏眾說折衷之分章爲圖積三十餘年始成名曰四書章圖及取語錄諸書辯證同異增損羣略著纂釋二十卷發明濂洛諸儒旨有功後學元至大戊申浙江儒學提舉司言于行省進于朝學士趙孟頫請置諸館閣闡明大典而平章李道復難之乃議于江南諸路教授中擢用復心年將六十以親老固辭乃授徽州路儒學教授致仕給半俸終其身名士大夫如方回程鉅夫元明善虞集楊載范德機諸公盛稱之學者稱林隱先生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孔子論語年譜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編者 程復心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董雲霆王文治）

G一八二四上